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七百四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失禮　奢僭　專恣

失禮

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防者也若乃當春秋之世居大夫之列亡君臣之禮違朝著之位玉幣相聘失行人之辭樽俎交歡愆為賔之序乃至紛亂祀典顛越

彝制存諸赴告厥用垂誡

公子友為魯大夫莊公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原仲陳大夫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

先軫為晉大夫魯僖公三十二年晉敗秦師獲孟明西乞白乙文嬴請而釋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不顧而唾

臧文仲為魯大夫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

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奥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辰也莊文之閒為大夫於時為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為宗人之為也奥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祀户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為祭大神乃燔柴夫奥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甁老婦先炊者也尊甁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大神燔柴似失之禮也者猶體也若人身體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郤克晉大夫獻子也魯成公二年靡笄之役郤獻子伐齊齊侯來靡笄之役故服而朝晉也獻之以得隕命之禮獻致享也獻籩豆之

數征伐所獲國君之獻禮也以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晏為隕命今齊雖敗頃公不見得非隕命也故茁芬皇以郤克不知禮司馬法曰其有隕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也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整御人歸履也執政執事整顧也御人婦人顧以此報君御人笑也曰郤子勇而不知禮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言將不終命

郤犨為晉大夫魯成公十四年春晉侯使犨于衛衛侯饗苦成叔成叔郤犨甯惠子相相佐禮惠子甯殖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

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周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兕觥觩然不用以兕角為觵所以罰不敬觩陳設之貌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情傲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孫林父衛大夫文子也魯襄公七年文子來聘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並登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猶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也

高厚為齊大夫魯襄公十年春諸侯會吳于柤三月癸

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士莊子晉大夫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殺其君光

伯有為鄭大夫魯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笫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

慶封為齊大夫魯襄公二十七年春齊使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已言其闇甚二十八年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氾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慶封奔吳

孟僖子為魯大夫昭公七年二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門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孫貜及楚不能答

郊勞

孔張為鄭大夫魯昭公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孔之孫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客從而笑之

涉佗成何皆晉大夫也魯定公八年晉師將盟衛侯於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推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

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之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比縣人不得從諸侯禮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腕捘擠也血至腕衛侯怒王孫賈趨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十年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捘衛侯手故於是執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佗亦遄矣哉詩鄘風遄速也

賁尚為魯大夫哀公使人吊賁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吊焉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為宮曾子曰賁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行吊禮于野非齊莊公襲莒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吊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受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渾良夫為衛大夫衛侯為虎幄於籍圃於籍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飾之成求令名者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為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

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劒

奢僭

傷民力而干邦憲者其奢僭之謂乎故古者聖賢之所譏切著在方策昭昭可見矣當周室微弱諸侯為政乃有家陪之列因緣逞欲怙寵崇侈卑上長傲驕佚以自滿晏安而無懼斯乃犯義侵禮招損取禍之道也已

管仲字夷吾為齊相富擬於公室孔子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濫亦盜竊也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為龜耳諸侯

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為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斵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或人見孔子小之以器謂之大儉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三歸取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問不儉便謂為得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為之如是是不知禮管

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子臧鄭子華弟也魯僖公二十四年出奔宋好聚鷸冠鷸鳥名聚鷸羽以為冠非法之服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八月殺之于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剌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慼憂也取其自遺憂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具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適晉其車千乘言具富也后子享晉侯為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為八反之備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備九獻之義始禮自舉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終事八反舟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

仲孫叔孫季孫皆魯大夫也謂之三桓皆桓公後禮運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

非禮也繇三桓始也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又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其享君由强且富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繇三桓始也又季孫有喪孔子往吊入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璵璠收喪季平子意如之喪桓子斯在喪孔子吊之入門而左行故曰從容位也主人以璵璠收收歛也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上堂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璵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欲用之孔子以為平子逐昭公出之其行惡不當以玉歛而反用之肆行非度人又利之必先發掘故曰由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吾不欲違禮

亦不足人之失禮故歷級死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又季氏八佾舞於庭孔子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三家者以雍徹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于堂耶

臧文仲魯大夫也居蔡臧孫辰也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

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楹畫為藻文言其奢侈孔子曰何如其知也孔子非時人謂之為也趙文子晉大夫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繇趙文子始也僭諸侯趙文子名武慶封齊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四駟秦鄭大夫也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嘗陳卿之車服於

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子思子子產子國三也詩大雅攸所也塈息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違詩商頌故受殺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冉相秦六歲而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及免相國就封邑出關輜車千乘有

餘
黄歇楚春申君也考烈王立楚復强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十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專恣

昔周道衰微禄去公室諸侯以之擅命陪臣由是專恣行私惠以收民心用宗黨以參邦政峻殺戮以圖畏已

濫爵賞以務悅人動靡顧於典刑言但肆於威福其甚者取美櫝受饋錦外交鄰邦內易先嗣徒俾忠臣覩之而扼腕賢者覽之以寒心故先聖曰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欲使姦臣賊子聞之而懼焉又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誠百王之攸戒也

公子豫魯大夫也隱公元年十月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私請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翼邾地）

祭仲鄭大夫也魯桓公十五年春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以出愍見其尸故載其尸共出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公子溺魯大夫莊公三年正月溺會齊師伐衛疾其專命而行

故伐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魯莊公三十年夏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遂蠱文夫人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射師鬬廉也足曰桎手曰梏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楚縣也楚僭號縣尹皆稱公

魏犨晉大夫也魯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

公子商人齊桓公子也魯文公十四年公子商人驟施

於國也（騶數）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

趙盾晉正卿任國政二年而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以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廼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

田襄子齊大夫既相齊宣公三年晉殺知伯（宣公之三年時也）

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曰以其齊國

先縠晉大夫也魯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晉師救鄭及河聞鄭與楚平荀林父欲還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縠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之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

臧宣叔魯大夫也宣公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己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

季文子魯大夫襄公二年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檟梓之屬）以自為櫬與頌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文子取以葬齊姜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也）

季武子為魯上卿襄公十一年春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惟上下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也）武

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以禍福之言相要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十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郃蓋攻守之害深故以危録其月季孫宿帥師救郃遂入鄆宿武子名鄆莒邑遂繼事也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二十九年公如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冶問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璽書追而與之璽印也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

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己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還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

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趙簡子問史墨史墨晉史蔡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鄪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文公卒東門遂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崔杼齊大夫魯襄公十九年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又魯襄公二

十五年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于齊以質之）

子孔鄭大夫魯襄公十九年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專國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為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

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宋子圭嬀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子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實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并及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子革即鄭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范宣子晉大夫初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黶懷子

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幾亡室矣言亂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黶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而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

證其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有此

為下卿下軍佐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曾襄公

二十一年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黄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皆晉大夫欒盈之黨羊舌虎叔向弟

因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

在君之行夫爵禄賞賜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

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

惡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君不至朞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

左師宋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初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

宋公闇左師詖太子所以無罪而死

費無極楚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楚左尹郤宛工尹壽師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及聞吳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

若何（酬報獻）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吾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已）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爇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

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編管茅也秉把秆稾也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炮燔郤宛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匄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

令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廄尹陽令終）戌也感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過）吾新有君（先新立也）

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已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魏舒晉大夫也魯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涖臨也代天子大夫為政）衛彪傒（衛大夫）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

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此嫌絶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還卒於甯甯今修武縣近吳澤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焉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椁示貶之

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懐弗與懐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亦當去璵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

為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為君不欲使偕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季氏族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歜即文伯也秦遄平子姑壻也傳言季氏之亂七年秋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臣成宰公歛陽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女也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苫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

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以制季孟不敢有心

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繇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于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仲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仲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説景公曰范仲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

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生子荼一作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安孺子而田乞不説欲立景公陀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安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欲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

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殺高昭子安孺子奔
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田乞請
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
乞盛陽生橐中置座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
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鮑牧醉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
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嚴命乎諸大夫
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
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

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安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

孟孺子洩曾孟懿子之子也哀公十四年將圉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圉畜養也成孟氏邑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内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共使懼不歸不敢歸成十五年正月成叛

季孫𫓧魯大夫哀公二十四年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越王句踐之太子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而討已故懼

大尹宋近官有寵者魯哀公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室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啟得弟畜養也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靈不緩為左師不緩子零圍龜之後樂茷為司城

茷樂之子溷樂朱鉏為大司寇朱鉏樂輓之子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不告君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盈滿也重而無基能無敝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為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連中官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畫計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

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宫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令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弒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已為烏而集于其上咮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門北門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襄為載書六子在唐盂地名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

非我因子路子路樂茷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狗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狗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樂氏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啟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于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田常齊卿殺簡公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

田常桓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平公之時齊自是稱田氏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賞親于百姓以故齊復定

趙簡子晉卿也晉定公十八年簡子圍范中行氏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二十一年簡子救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

奉邑侔於諸侯

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

魏冉秦宣太后異父弟封穰侯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惟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

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七

册府元龜卷七百四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交爭　變詐　賊害

交爭

春秋之世陪臣執國命彊公室寄任亦多儀制猶簡或奉干戈之役或修朝會之儀而乃進退由心輕重在已始於放肆卒以交爭起讐專戮生於此矣

公孫閼鄭大夫魯隱公十五年五月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子都挾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棘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七軌也七月鄭伯傅于許傅于許城下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顛

樂轡宋大夫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優調戲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若不

足以勝敵遂逐之華弱奔魯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汝門汝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而不怨所以得安

子朱晉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修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

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嘗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于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為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穿封戌楚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侵鄭至於城麇鄭皇頡戌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

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犁正曲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公孫黑鄭大夫魯襄公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皙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

行也（言女世為行人）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强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裨諶鄭大夫）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舒（舒解也）子皙又與子南爭聘徐吾犯之妹及適子南氏子皙怒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衝交道也）

士彌牟晉大夫魯定公元年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

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郳小邾薛宰曰宋為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為宋役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皇大也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奚仲遷于邳邳下邳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承奉也仲幾曰三代各

異物辟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為舊為宋後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盟所告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於鬼取證于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

樂溷宋大夫曾定公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

逆欒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怨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已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

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劒趍之於是嚴遂懼亡去

變詐

古者諸侯各奠方國必有命卿至于大夫以輔其政洎晚周微弱五霸迭起以機先而為勝內由權變以取威縣是仁義廢而變詐興矣則有屈己而就事違道以成功欺割地之言反好用之物定君於詭詐之際還兵於倉卒之間蓋亦才出一時智通羣萃施之變亂庶可嘉

然與夫皇王之道斯為美矣禮所謂用人之智去其詐良有以乎

叔孫僑如魯大夫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成公十六年冬十月出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比二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佞

胥梁帶晉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也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

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雨大故水竇開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中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能無用師言有權謀也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

徒以受地必周(諸侯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邑詐許封之)故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偽執烏餘之封者(執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韓起晉大夫魯昭公三年如齊逆女(為平公逆)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吾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

來乎罷謂子尾

薳啓疆楚大夫魯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鬚也欲先夸魯侯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冉猛魯人定公八年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師退冉猛

偽傷足而先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為殿傳言魯無軍政二月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出師奔攻郛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逐廩丘人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氣非勇

子服景伯魯大夫哀公十三年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為侯伯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吳

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户牖户牖陳留外黄縣西北東昏城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有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吴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為吴所因吴人信鬼故以事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智伯晉卿也魯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駟弘四顓子齊陳成子帥師救鄭智伯聞之乃還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智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瑶察陳衷焉衷善也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瑶何有焉言陳滅已何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智伯其能久乎

張儀相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

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

之所以楚重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絶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絶齊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絶于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絶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絶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絶齊未甚

郢乃使勇士至宋借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在枝江）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

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

欲出之令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樓緩趙大夫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于趙而謀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

計之曰與秦地與不與孰吉樓緩辭讓曰非人臣所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公父文伯乎公父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之為自殺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二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人言之為妬婦故言之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

以臣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不如與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為之攻其力之所不能取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進也此彈

丸之地猶不與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不復攻乎樓緩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者三晉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啟關通幣於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乎今樓緩

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之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歲取六縣趙雖不能收不至歲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不與則是棄前貲而挑秦禍

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獘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逾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其求無已而王之城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也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搆難天下皆悅何也我將因强而乘弱今趙兵困于秦故不如亟割地為

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
獘而瓜分之趙見亡之不暇何秦之敢圖願王以此斷
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復入見王曰危矣樓緩之為秦
也夫趙兵困于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
心哉是亦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與者非固
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深讐
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齊秦之聽王又不待辭之畢
矣則是王失之于齊而取償于秦也而齊趙之讐可以

報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闚境臣見秦之重賂而反構於王也從秦為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器以先於王是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還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而去也

賊害

古人有言曰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又曰堆生於岸水必湍之斯固達者因事而立喻也若乃利害相形曲直異

稟當其勝會突起狠心乃有取其善而害其人懼其逼而奪其位茲乃賢愚之共弊古今之深戒者也在昔曽陪繼世名位迭居苟以一時之忿或至勠類之慘姑因私怨搆其事端終為深禍危乎邦本斯則猜賊者之議得讒毀者之計行故受枉被誅莫不由是徵諸前史可覆視也比其事類以存戒焉

狐射姑晉大夫也晉侯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

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箕鄭父晉大夫也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也使而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士縠本司空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勳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七年晉禦秦師于堇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

屠岸賈晉大夫也屠岸賈欲殺趙朔賈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絶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

氏於下宫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

郤錡郤犨郤至皆晉大夫也三郤害伯宗譛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子尾齊大夫也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問師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言伐

魯者嬰所為也工僂灑湝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

季平子魯大夫也平子伐莒取郠郠莒邑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詩小雅恌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恌之謂甚矣而一用之將誰福哉一同也同人于畜牲

四駟歂鄭大夫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于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靜女之三章取

彤管焉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説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鄘風也録干旄詩者取其忠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言子然嗣大叔為政鄭所以衰弱

陳逆齊大夫也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易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

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執逆至朝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幷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享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

白公勝楚太子建之子也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避華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

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吴子西欲名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子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使為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讐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吴竟為白公白楚邑也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請伐鄭子西曰

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比子西于鄭人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子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鳥為喻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

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拒之承之以劍不動挾劍指其喉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慎縣也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車仗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此作亂許之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刧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

大宰嚭吳大夫也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譖曰子胥為人

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吴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嘗怏怏怨望願王早圖之吴

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鏤力侯反）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覇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于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經死

趙鞅晉大夫簡子也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簡

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

須賈為魏中大夫為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之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隂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賔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僇辱以懲後令

無妄言者睢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

趙襄子晉大夫也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山在廣武）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一作雒）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

册府元龜卷七百四十八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構患

夫内懷隱慝心專樂禍罔念乎紓難姑務於構怨苟利於已貽患於國斯蓋臣之不令而人之無良者歟春秋之世施及六國諸侯力政征伐自出乃有參家陪之列總兵賦之職預公族之邇居㬈御之昵不念乎令德之

訓狗於公家之利怙亂以肆志興戎而致擾因私憾而忘本恃外援而傾宗以至干戈日尋禍釁交作燎原之勢暴起發矢之悔莫追其有積稔之自貽夷滅之是取名在國策為世大戮不為不幸也

石制鄭大夫魯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是役也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

(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歸於怙亂者也

先穀晉大夫魯宣公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為變清一名清原)

宣伯魯大夫叔孫僑如也成公十六年公出于壞隤(壞隤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宣伯通於穆姜(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以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於壞

嘖申宮儆備申勑官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壊嘖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訴譛也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陽不敢過鄭督陽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為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

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之介而後食言其忠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二矣魯不二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

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焉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

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無私不受郤犨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避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

(年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

胥童晉大夫胥成公十七年冬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車中)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使楚公

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鄢陵戰晉因公子茷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襄公曾孫悼公君楚王）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之

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以為郤至奪孟張豕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不逼公室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智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怨其咎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而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命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

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八百人）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亦嬖人）抽戈結衽（衽裳際）而偽訟者（偽與清沸魋訟）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為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威當為藏）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也）臣聞亂在外為

姦在內為宄御姦以德 德綏遠 御宄以刑 刑治近 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 行去也 公使辭於二子 辭謝書與偃 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 胥童叔而執之故云辱 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 匠麗嬖大夫家 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 辭不往 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

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已故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子駟鄭公子也魯襄公八年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

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子展子罕子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謀之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也事滋無成滋益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楚不足貴親我無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欲以鄭為鄙邑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請

從楚騑也受其咎騑子駟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守也馮陵我城郭馮迫也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啟處以相救也皇暇也啟跪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引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也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

臣不能禁止狐伯鄭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明年晉伐鄭子孔鄭公子也魯襄公十八年冬楚伐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

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已未嘗統師自出）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展子西）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魚陵魚齒）

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山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右回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于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湛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析公楚大夫也魯襄公二十六年蔡大夫聲子使於晉還如楚謂楚令尹子木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

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均聲以夜軍之（均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楚復敗申息獲申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雍子楚大夫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以為謀主彭城

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

子靈楚大夫也楚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為

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

苗賁皇楚大夫也楚莊王時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苗晉邑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陳

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

慶封齊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春慶封來聘初崔杼生成及强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

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為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之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殺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

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嫳為崔氏御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

人之家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二十八年慶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辯姓子不辟宗何也辯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己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己苟欲有求于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弒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讐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伏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

膳食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嫳以二子怒告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席其皮慶封之亂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傷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涖事臨祭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

如公至公所麻嬰為尸為祭尸慶集為上獻上獻先獻者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優俳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之也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子尾抽桷擊扉三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為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甍屋棟以俎壺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集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亂

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

伯有鄭大夫良霄也魯襄公三十年鄭人殺良霄初伯有耆酒為窟室（窟室地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

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入汰侈以亡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時謂子晳直三家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為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強直難乃不生言能強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為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國謀印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

馬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丑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於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晳之宗主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死于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

之枕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為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并及）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為信也酸棗留縣）使公孫肹入盟大夫已巳復歸（游吉歸也）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即馬師頡任晉縣今屬廣平郡）

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子皮以公子孫鉏為馬師（鉏子罕之子代羽頡）

欒施齊大夫也魯昭公十年欒施來奔齊惠欒高氏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驅告鮑文子）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

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自輔助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端委朝服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可助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於陳鮑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銔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祀后稷之處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

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陳鮑分其室

叔仲子魯大夫昭公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為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為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爭謂

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禍在四年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已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也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慭子仲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南蒯之將叛其

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蒯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感人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汎卜吉凶遇坤☷☷坤下坤上之比☵☷坤下坎上此坤六五爻變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坎實故彊坤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為忠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平和平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

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下不共黄不得其飾不為裳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德外内倡和為忠不相違也率事以信為共率猶行也共養三德為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不當此卦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黄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中美能黄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吉可如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有闕謂不參成將適費飲鄉人酒南蒯自其家還適費鄉人或歌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杞生於圃圃非宜也杞世所謂枸杞也從

我者子乎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已可不失今之尊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鄰猶親也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欲以自解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

觀從楚人也魯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初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十年及即位奪薳居田居掩之族言薳氏所以怨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圍許大夫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十一年洧仕楚

其父在國故死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在四年王奪鬭韋龜中犨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犨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壁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戮者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

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及謀强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並偽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已狥于蔡已觀從也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執觀從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子干子晳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已不解罪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為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

敗所在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而可言不可違上也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名二子而盟于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二子子干子晳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晳公子棄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為復讐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藩籬也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

子罷敵須務牟史俾堤大夫蔿公之黨也正僕太子之近官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有甘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劓截鼻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衆散

公子鐸莒𢉩公子也魯昭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郊公著丘公子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庚輿莒共公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𢉩公子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鐸亦𢉩公子公子鐸因蒲

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殺庚輿許之為下冬殺意恢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莒賂齊以田

費無極為楚大夫朝吳之在蔡也無極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蔡

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

齊豹衛大夫魯昭公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初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鄄鄄豹邑有役則反之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子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為達也為驂乘焉為公孟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

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之（周猶終竟也）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閎曲門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

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孟公之肩皆殺之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氏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

公子城宋平公子也魯昭公二十年冬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與君爭而出）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忌樂舍（舍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楚建（建平王之亡太子）郳甲小邾穆公子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公黨辟難出奔）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八子之徒衆也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閻亭）敗子城子城適晉（子城為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為

（明年子城以晉師至起本）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據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初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御士公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言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逐貙）司馬歎曰必多僚

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貙訊問也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以遣之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貙家臣劫司馬以叛

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

季孫宿卿也昭公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國政季孫欲惡諸晉憎叔孫在已上位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牢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

畀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

季公婼魯大夫昭公二十五年九月乙亥公孫于齊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及季姒與饔人擅通（季姒公鳥妻鮑文子女饔人食官）而懼乃使其妾抶已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甫（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

姑將要余要劫我以非禮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欲迎受殺生之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鷄鬭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鷄鬭季氏介其鷄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鷄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下已益宮於郈氏侵郈氏室以自益且讓之讓責也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為子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

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公果公賁使寺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勑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祖為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

孫臧孫以難（言難逐）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之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去）使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宫以自明）叔孫昭子如闞（闞魯邑）公居於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

縣南至下邳入泗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姦惡也日冥姦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衆怒不可蓄也季氏衆蓄而弗治將蘊蘊積也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

駿戾曰然則救諸師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公徒釋甲執氷而踞言無戰心也氷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遂逐之逐公徒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刼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君自可止不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平子名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

待於平陰為近故也齊侯自咎本不勑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今魯侯過其先至野井遠見迎迓自咎以謝公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于人則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以待公命待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為齊臣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

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也信明處

者有罪者無罪從繾綣從公無通內外繾綣不離散以公命示子家

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

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或欲通外內且

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

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

不與盟何必守公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

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

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子昭請歸安衆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伏兵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為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

夷射姑邾大夫也魯定公二年冬邾莊公與夷射姑飲

酒私出出酒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奪閽杖以敲閽頭也為明年邾卒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有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命執之見其不潔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廢墮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之潔故先內車及殉別為便房蓋其遺命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卞躁疾也

仲梁懷魯大夫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季孫斯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

仲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秋陽虎囚季桓子

叔孫成子魯大夫定公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叔孫氏邑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

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鈹鋒末授之以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鈹向已逆呵之縛諸殺吳王亦用鈹刺之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叛而以圍告廟故書圍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四工師掌工匠之官曰郈非唯叔孫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謝其受已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無所復事子盍求事於齊

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詐為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謂易其民人）衆兇懼（不欲遷）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郈民易取齊人與郈無異勝于守郈為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言非徒得民又將得齊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

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侯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救侯犯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乃致郈致其名薄

趙鞅晉大夫曾定公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

師伐晉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諸晉陽晉陽趙鞅邑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嘗為是故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謀而後歸之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說劒入欲謀叛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

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族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

范皐夷晉大夫魯定公十三年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皐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也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也昭子范吉射故五子謀五子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

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令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

武子賸鄭大夫魯哀公九年春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罕達也瑕武子之屬請外取許之瑕請取於他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師每日遷舍作壘漸成輒徙舍合其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敗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郟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闞止齊大夫魯哀公十四年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初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事在六年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

皇瑗宋右師也魯哀公十七年冬皇瑗奔晉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鄸般邑以與之鄸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桓魋之亂故在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

姒之子非我為子（為適子杞姒子仲妻）麇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凡）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老矣不識麇也（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麇則不可知（公執之）公執之（執麇）皇瑗奔晉召之（召令還）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

孟武伯魯大夫哀公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今還）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魯南鄙也）郭重僕（為公御車）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于五梧

武伯為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訾毀其貌季孫曰請飲彘飲罰之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智伯晉卿與趙韓魏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智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智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晉出公十一年智伯伐鄭

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智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詬然亦慍智伯智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智伯

田乞齊大夫安孺子元年春田乞偽事高國者每朝乞參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

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從追之曰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圉奔魯圉晏嬰之子

公孫閲齊大夫始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閲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之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强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一作夫人三十五年公孫閲又謂成

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于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犇

李園趙人事楚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

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女弟承間以説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

莫之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

福人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事無妄之主安可以無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

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九